

歷史豈真無情

(本文插圖刊第九頁)

看蛻變中的俄羅斯(上)

● 洪冬桂 (立法委員·大學教授)

追著血色殘陽飛

民國七十九年八月，我們一家除兒子以外的四口，從歐洲進入俄羅斯。那時蘇聯尚在，現在的聖彼得堡還叫做列寧格勒，戈巴契夫手握大權，蘇聯共產黨雖已大不如前，但仍在執政。今(八十二)年二月，我們夫婦於蘇聯及蘇共都進入歷史後不到兩個月時，懷著一般探索者都有的心情，取道亞洲的外蒙古首府烏蘭巴托，舊地重遊俄羅斯。這個國家地跨歐、亞，也不知究竟那裡才是它的大門。我們既曾從東、西兩方取道，無論怎麼說，也不能講我們對俄國的觀察是「一孔之見」了！

飛機離烏蘭巴托一小時，便到了貝加爾湖的上空。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在冬日裡冰凍成一片潔白。湖岸很明顯的呈現著一道淺淺的色線。離湖不遠，便是俄國的伊爾庫次克市，從蒙古來的航班，在這裡驗關入境。這個地方雖然被很深的積雪覆蓋，但比外蒙仍暖和許多。我問我那幾乎萬事通的「牽手」，為什麼地理上更北的地方反而更暖，奉答是世界的「冷極」是在外蒙

境內離烏市不遠處，至於那地方為什麼會成爲「冷極」，他老兄也答不上來，這是個地理學的專門問題，超出常識範疇了。

伊市的國際機場停機坪上很亂，許多飛機漫無章法地停放在雪堆中，飛機上仍然漆著蘇聯的舊國號簡寫，和鐮刀斧頭旗，看在人們眼裡，好像已經死亡的「CCP」(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仍在掙扎。海關內部的亂像，尤過於停機坪所見，那裡只有俄文的報關單，幸而外子略識俄文，否則無論是誤填、漏填現金、攝影機之類項目，將來出境都有可能扯皮，招來麻煩。

由伊爾庫次克再登機，做橫穿西伯利亞、越烏拉爾山的飛行。艙外的雲端，浮懸著一輪如血的殘陽，我們所乘的飛機，似乎一直在追逐著它，在飛向莫斯科的六個小時中，我們的相關位置幾乎沒有變化。這種奇景，只有航空器發達到速度與地球自轉一樣快時，才會出現。

在與外子款談窗外景物的同時，忽然發現機艙內也有可談的東西——笨拙而醜陋的俄國安全人員。他們不是一個而是兩個，輪流坐在頭等艙的最後一排，一雙喝多了烈酒而變了形的醉眼，配

上懶洋洋的動作，如果飛機上真發生什麼事端，恐怕他們比一般乘客更反抗能力。其實在冷戰結束之後，俄國飛機已無須聊備這一格了，劫了這種飛機，又躲到那裡去呢？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由於是從伊爾庫次克起飛，所以我們降落在莫斯科的國內線機場。當晚大雪紛飛，莫斯科市內外都積著深雪，人車不是「摸黑」而是「摸白」走路，不曉得一腳踏下去是虛是實。對於這個過去是蘇聯的、現在是俄國的首都，我們夫婦睽違它已十六個月。一年零四個月對於人類的歷史而言，只不過是電光火石般的一瞬，但這段時間裡的變化所含蘊的意義，是太平常了。那隻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誕生的蘇維埃怪獸，終於逃不出「多行不義必自斃」的鐵律，在它出生的地方倒斃，連「壽終正寢」四個字都配不上，人類隨即由此開始了一個新紀元，人類共同毀滅的核子大戰陰影，因蘇聯的死而淡得多了。僅此一點，有那一個心智正常的人，會不正視這個變化！不欣賞這個變化！



①作者洪冬桂（左二）抱長女和祖母楊太夫人（右二）及母親（右一）郊遊時留影。

②作者夫婦早年與長女合影。



當然，發生了這樣天翻地覆的變化，不付代價是不可能的，但是，容筆者先說一段不能算十分妥洽得體的話，再把我們在俄國所見，呈現到讀者之前，可能較為好些，俄羅斯為陪殉蘇維埃之死而付出的，較之於它滋養蘇維埃這頭怪獸而帶給人類的災難，不過是萬分之一而已！誰能說國家就不適用佛家的因果律：「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我們承認俄國老百姓十個有九個善良無辜，但他們之中那第十個所造下的孽，由他們分擔、承受，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大城小鎮齊演鬧劇

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將亡未亡直到現在，以俄羅斯為首的這一批原來的加盟國，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都陷入了一片混亂。我們到莫斯科的前一天，懷念舊日共黨獨裁統治的約五萬人，和支持葉爾辛的另五萬人，同時在莫斯科以完全相反的訴求，集會並遊行示威。前一批人手持史達林遺像和業已廢棄的蘇聯國旗，包圍俄羅斯共和國中央政府所在的「白宮」；後一批人揮舞現在俄國的（也是一九一七年革命之前的）三色國旗，和葉爾辛肖像，在克里姆林宮旁的紅場集合。雙方爭相誇大本身隊伍的人數，互相咆哮，五心不定，六神無主的警察，則扮演區隔兩者的第三勢力角色。三方面有時嘻笑怒罵，有時大打出手，一同耗掉了一整天時間。漫天的風雪竟然澆灑不息他們各自胸中的無名怒火。據說浮在空氣中最主要的一句口號是：「我們的痛苦是你們造成的！」這是三者共同的意識，

只是對象有別！這僅僅是在俄國首都所見，據隨同我們的翻譯阿列克賽·鮑夫金說，層層而下，每個城鎮和鄉村，幾無不在上演同樣的鬧劇。

大都會餐廳客常滿

我們這位翻譯阿列克賽是位大有來歷的人物。中共的總書記江澤民、「總理」李鵬、「總參謀長」遲浩田訪問莫斯科時，他都是蘇俄方面的翻譯官。他是喬治亞人，史達林的老鄉，從小有語言天份，十八歲被錄取入莫斯科大學東方語言學院，本來打算主修阿拉伯文，只由於「科學社會主義」一科成績稍次，就被認為「對抗有神論的能力有待加強」，而改學中國語文。他面壁十年，摒除所有外務，終能精通中國語文，連文言文都弄得有相當根底，而被公認為蘇俄新一代漢學家中的拔尖人才。他得他的鄉長、兩任蘇聯外長的謝瓦納茲賞識，本可進入外交界一展所學，但他基於現實的考慮，覺得蘇聯的外交部已是一條死胡同，走純學術路線則不足以養家活口，於是另闢蹊徑，進入「國家旅遊局」服務。在這個機構做事，一方面常有出國機會，另則天天與外國人交往，這兩條門路都是能賺錢的。幾年下來，特別是台灣的旅遊團體大量來俄國之後，他實在在得到了精通中國語文的好處，收入比他那些現尚困在校園裡的老師們強一百倍不止。在接談中，他對於我先生所具有的俄國和蘇聯的歷史、地理知識幾近驚服，一再說他迄今為止尚未遇到第二個對蘇俄瞭解得這樣廣泛深入的外國人，因此一路聊得如魚得水，當我們就每一個新觀

察到的事物相詢時，都能得到新而深刻的註解。

今天的莫斯科，確實是「朱門肉臭」，我們雖然沒看到「路有凍屍骨」，但一般人日子難過，則是鐵的事實。我們下榻的「大都會旅館」，是民國三十八年毛澤東第一次赴蘇聯謁見史達林的行館，旅館的大餐廳富麗堂皇，毛澤東當年曾在此回宴史達林。這個餐廳現在仍是「座上客常滿，杯中酒不空」的盛況，在裡面吃喝的，有辦法、有地位的俄國人佔半數以上。現在俄國美金兌盧布的比價是一對一百二十，在這裡吃一頓飯以盧布計價動輒數萬，對於一般俄國人來說，是天文數字，但是在這裡面消費的俄國人都細嚼慢嚥，輕鬆自然，真不知他們的鈔票是那裡來的。

到處人龍黃牛成隊

從我們所住的樓上望去，有好幾條看不清首、尾的購物人龍，這些人龍有的在動，有的則不動。那些不動的，或因為根本還沒開始賣，或因為前面被有組織的黃牛群插隊，侵奪了後面的人的權益。

其實莫斯科到處都是這種人龍，有的是買馬鈴薯，有的買冷凍肉類，甚至更零碎的東西。那樣多的人連天連夜排隊，把時間耗在這上面，怎麼還能算是個現代國家？據說俄國家庭都必須有本身的人力規劃，一定要安排一個人專門負責排隊買東西，否則生活就有嚴重問題。環境較好的則可要由職業黃牛代為排隊，於是「黃牛」遂成爲一個大行業。

列寧竟然再死一次

據說，因蘇聯垮台而「損失」最大的個人，是蘇聯的「國父」列寧。除了以他命名的「列寧格勒」被恢復為「聖彼得堡」的原名外，凡是冠著「列寧」二字的大道、圖書館、博物院等，一律改回原來的舊名。現在僅餘的仍屬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先生所佔有的，只有紅場上那一



①作者洪冬桂（右）偕夫婿粟明德（左）拜會莫斯科大學校長（右二）、副校長（右三）。

②作者洪冬桂夫婦（右、左）與俄羅斯國會對外關係委員會主席（中）合影。



方陵墓。但從前那無間風雨、日夜，排隊進去瞻仰他的遺體的隊伍沒有了。列寧那些無處不在的銅像，被一尊尊或鋸斷或拉倒，慘不忍睹。這位蘇聯的開國者等於是再死一次。歷史真是無情啊！

史大林損失考第二

史達林則「損失」有限，因為他在赫魯曉夫

當權時已被狠狠修理過一次，把「史達林格勒」在內的一大批被他侵佔的城市、農莊、道路、建築等「收歸國有」，現在他已沒有什麼可被褫奪的了。

所以在損失方面考第二名的，是馬克思路。以這位共產教的教主命名的東西不少，如每個市鎮無不有馬克思路，現在都一風吹，用回十月革命前原來的名字，或另予命名了。